灼艾集

灼艾續集目錄

卷一

卷二

灼艾續集目錄終

灼艾續集卷之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鷗峯雜著

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況父既沒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士動輒更名豈禮也哉名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身不受之於父乎父沒而名可更亦猶父沒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不以為戾於禮者告邪

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貲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

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刳腸之患烏鰂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即知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遠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鰂之所為而卒不蹈白龜烏鰂之所蹈者幾希

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為勝賞劉渕邀客賞花
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
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
之迹不猶寶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邪
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於雄時浩水成冰斷橋絕
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伍溺而死者什三矣嗚呼
是不知典守者之為誰也昔諸葛武侯之治蜀橋梁
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君子以為庶幾先王之
政夫先王之政莫切於救民若夏令十月徒杠成周
制十二月輿梁成是皆為政之先務也今之為政者

一錢不費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之當恤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亦有之而不知民財民力之當休皆非也與其視途人之病於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於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為寧為臺池室堂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全琮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柔乃奇之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正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

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謾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為之額泚

青箱雜記

王文正公旦相眞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為儀衛使邑踝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

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王公旦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達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眞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稱聊表村信蓋汝惟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茲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

来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爲危持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今匠別妍媸願為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

程史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

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屛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邪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為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遠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讓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

得地且曰陳氏卜塋環數百里莫不闕君以實言則離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冶之隸如張翁家議圖冢者以構者因眺其山水之美而譽之曰吾冶方乏炭此可窯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叄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塋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翁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錢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錢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鞁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醴相與歡洽者

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醮之酒五行華錢緡三百賓之所實縑于篚酌酒于斝而告之曰予堲予如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為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爨千焉三歲過知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墾而買地宜也豈以為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為請凡予之為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之不得已

終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温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奥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

如鉢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康妄者以虛誕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揭明無隱乎盡反而觀之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大怒

雖得簽書劒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徽貤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筆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湜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啟之者歟

賓退錄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為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為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寒

簪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宛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四首俱陳迹不向盂中何處消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荆公曰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爲而不可范淳夫云咈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荆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咈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為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較毀譽之下亂於胷

中足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篠光錄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乘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祕書監致仕歸剡

越中有胡氏之姊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熱當三伏中卧欲展轉肌膚旋黏牀席體血臭穢骨露方卒

卧游録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醒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歟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山家清事

金取乎剛毋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毋乎有如純乾即毋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

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合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内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黄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以試之一歲

果爾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信不食豚之大功

山溪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且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修福之事云

本事詩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䆗意多添綫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勅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為成都少尹有山僧来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

者宥之韋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雪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見之而去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 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德隅齋畫品

火佛像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炎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雷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執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於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為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熱

薝蔔圖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

以来有名於蜀士大夫稱云徐熈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熈則差劣其後鐘宏三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著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開元天寶遺事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與時人呼為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與神事焉求

之有福

盧奐為陜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内玄宗去京師次陜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賛於廳事曰専城之重分陜之雄仁雖恵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陜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光禄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争嘗於案几間大書忍

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忍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而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幽閒鼓吹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欵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黄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勑使如何韋公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既不為之素備乃

率意對即以臣所見諫之於外庭即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擇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然乃未築朕已行之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將社稷之福對歎止此惜哉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開事令狄相進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棊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為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于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

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黲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劉賓客嘉話錄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締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

滕關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王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慝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厲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疑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嶢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覩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

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盧新州為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請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誑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羅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

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眉山文錄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

如牛毛其於治道淺矣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胷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効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畧古人歲久成書自足慰世也

深雪偶談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

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為何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感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

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翊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辭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

張太史明道雜志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頭

黄九云䄂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䄂日耳余不然黄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黄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

錢穆内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嘗見其剖决甚閑暇雜以談笑諢語而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决一大滯獄内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鶻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其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

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先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奏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侍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温公時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醻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元祐中給事詣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其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為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為名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荊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訪察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荊公嘗言

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為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況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以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如此何獨

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松窗雜錄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去

上好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

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次柳氏舊聞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家君頗招顧請託知

古歸悉以上聞他日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
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
皆分司東都矣其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
然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
而意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
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慰薦以至榮達
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
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
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
為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

臣矣非所以稗元化也上久乃許之翊日以知古為
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
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汙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
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
愛惜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
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
此為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斂容曰盜至
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

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隋唐嘉話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處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人相編

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如江山之在天下無物不容招來虛受浩浩不滿小人矜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樂然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貪不吝有財則施於人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先人而後已能讓人小人不

然則進己而退人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有常[illegible]德慎終如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爽之德出言於己未嘗虛誕小人惟妄傾覆未嘗複信七曰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勤於身不慢不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人猶己所以養羸老而畜稚幼者也九曰自謙之德君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而好勝爭先寘能自慎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誕者言繁燥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姦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

其言迤迤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之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耳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為吉與貴也

詩曰人倫何處定枯榮先相心田後相形心獲善端諸福集時藏毒害禍須生麻衣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斯言簡實相法之綱領其可忽諸

蓉塘詩話

周公政書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

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赦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

高皇初定天下承胡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廼有刖臏斷趾鉤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左衽之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救偏極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彰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爲害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臠割鈎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

愚以為非法之刑非所以勵治也臣為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鏐孫弘倧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

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　祖訓定律令傳之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畧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為法答應而已連稾付之此可見公之真誠然公之可

傳亦不待此也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翊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遠使之然耳故閑之 李畋張乖崖語錄云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月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始蘇沆石田教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此逐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嘉定閒林存為潭州帥罷歸道衢謁千夫荷擔經墓嘗渡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式開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著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為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廻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

廣也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弟程課嘗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箇地位有命者儘可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夫舉業文字今國家以此取士固不可不務精熟然專力於此而不知窮經以求其理而精論附猶口耳騁筆舌窮不能獨善其身達不能兼善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者極有益當務其著遠者而已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

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歸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佃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此言非為佃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

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吁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在大體俾朝廷以禮義㢘恥待士所存不亦遠哉

臨川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之所著也舊本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素太樸復加增補校訂總為百卷今板行者是也臨川吳文正公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傳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荆

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欵上使董文炳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吁劉整呂文煥身為大將首鼠偷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鷹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為

通矯時于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鹻水也言於　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手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鵞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滻水入城以便民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滈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也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

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耄弱不能勝濱死須臾監生石大用者蔚州豐順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為人乃毅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乃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抉所奏詣銀臺投

進銀臺雖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亦可抑遂以其奏聞于 上 上並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信夫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廣西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人謀逆公上疏揭其事反為庶人所搆陷逮繫詔獄瀕死者數矣內外為公訟冤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及庶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畧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為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今上即位深知公忠鯁超

擢不數年周旋六卿公亦不以摧折少變其節感
上知遇愈自淬礪以經濟為已任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如薦林見素之賢辯彭韋菴陳都御史有功無
罪諫勿罪議大禮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處甘肅
降虜此其大者他事尚多以是與二三執政不合又
多病故數數求去既得請方抵家即起為南京兵部
不拜尋卒死之日家無積鏹廪無餘粟故部使者計
奏稱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道其實也公平生議論
不肯附和詭隨獨議禮一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
今或有以此議公為求進者恐不然乎

宋文信公嘗過唐忠臣張公巡許公遠雙廟留題沁園春詞一闋道二公之精忠勁節辭旨壯烈千載之後昭然與日月爭光　本朝劉文成公伯温過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正與文山之詞相匹錄之詞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為難羡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極溺摧頑清名要繼文山使頑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濕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李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史言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元人召

用留軍卒受其害亦可鑒矣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受　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致時閹宦與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磯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来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驕秖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盡矣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好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幾時此宋小山晏叔原晚春詩也眼

底紛紛不可人意讀與詩未嘗不三復嘆息也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古人正色立朝其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其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老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為上請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宋趙岏倅溫州時其父清獻公抃致仕家居岏迎以就養作堂名戲彩堂取老萊子戲彩之義清獻題詩

堂中云我甜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意忘歸老萊亦及吾見少且着朱衣勝彩衣吁父慈子孝之樂於此可以想見矣世有讀聖賢書而至於父子相夷者其相去禽獸又幾何哉

宋富鄭公有言君子與小人竝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之不亂得乎吁況小人之與小人竝處其攻擊排擠以求必勝其貽患於天下國家而勝言哉

袁凱洪武中為御史 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

覆審遲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曾南豐曰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紀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緯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私與

正經綸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為者耶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由此觀之則宰相之職不存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文辭敏贍也不在我刻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為首務乎世之妬賢嫉能營私植黨暱比小人而慷奸誤國若李林甫盧杞王安石賈似道之徒卒之喪國亡家其惡可勝言哉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

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内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塋門下輿徒步而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嚴遞租不狃下

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之問奸也葆之對寔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敎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遺

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不廢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宇仲旅唐同郡鄞縣人

進封潭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劍匠有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

同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
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生驕悍之卒
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于城下使軍民橫罹鋒
鏑者不知幾千人以至召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
畧定忠毅之言當國者可不念之哉

左太冲吳都賦云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
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
饌此數語者曲盡三吳之人富侈之狀可見古人作
文下筆不茍也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

即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念為官肯負國朝恩鶺鴒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元主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見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璨有將帥之才惟以積錢數千緡為母所責今世祿之家膏粱子弟席其

餘勢以胥寃覓文不知務學武不思養勇但欲推金積鏹營私罔利以第宅服飾玩好車馬僕從誇耀於一時者又檠之罪人也豈特不如而已哉

獺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鶺鴒之有別其性則然也傳記所載禽獸之事往往有之蜀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又㢤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擲號呼而斃又周公謹言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

者則其母抱持不少寘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而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極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之不孝於親者猿之不如也又幕府燕聞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故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趍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觀此則人之不

忠於君者猴之不如也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當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吁使老而貪得升高歷險而不知戒其聞此詩也亦有所怵動其中乎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李均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

牘清簡囹圄空虛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閒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果能辨此乎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

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崔之後聯鄭之前聯二詩可謂委曲形容旅况中之滋味者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鬢垂絲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眞事少。錢曾輕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拽官車上陜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延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嘗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張公之言乃理到之言也士大夫當書此以為座右銘

會有四不赴謂公會生會斐會醵會時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也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閈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月此康節之詩也高不絕俗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詣出都就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卿知吉

亾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夫士君子之持身惟出與處而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奉身華侈乃鄙夫志於富貴者之所為也而謂賢者為之乎義之巢許稷契之論其有道之言也歟

唐書列傳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馮其言

李東谷云諺云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

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畜以為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抉死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馬牛二公皆名言也達者識之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

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御醫劾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永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下 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至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 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

門前時都御史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哗詈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　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恊賛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　上悦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曾公類苑載唐人一詩云學織錦綾功未多亂投機杼誤拋梭莫教織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容齋三筆載衢州白沙渡酒店壁間一詩云一點清油汚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汚時二詩可以為初學即傚者之訓

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謂其父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凝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官太子太保洪容

齋謂疑式病其父失節託于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容齋無乃失於詳考乎

呂布為曹操所擒劉守光為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　御營平虜伯江彬在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冤祈命夫身為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眞鄙夫也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

胸中又云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奪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拔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僇者多矣不但君相獎諭褒拔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諛之則張大自衒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上乘怒欲戮一人

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　天顏為霽其人得從輕典詔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卒于家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家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潘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

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校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入桂霜寒木落踈寄與青雲舊知已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柳菴家窘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柳菴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柳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柳菴輓詩曰彼

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柳菴遂爲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柳菴之德不可及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身自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爲藥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此未嘗不撫卷而歎其爲名言也滁人魯訓導縉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淂人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

寄浩曰太學何嵩且一歸十年甘肯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膝下雖無蘇子卯篋中幸有老萊衣歸特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憶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憶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未嘗念及其父至為瞿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於浩遠矣予見庚午貢士嚴州余祐以母老不肯會試心

甚嘉之愧不如也因憶吾詩錄之捻筆不覺淚墮舊篋中檢得王虎谷先生答楊遂菴閣老書一幅讀之再三不覺扼腕歎息虎谷之不允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書云進本家人回蒙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肖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但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陞他官若欲行其正君救民之志而盡其讜正之言施其澄清之政則立異好名之論過當太嚴之謗必至交口騰沸撩蛇虺之頭蹈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人國智不足以保身危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

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鋳塞漏小補於事倘不幸而游至崇顯之位滔滔皆是蹇蹇難容幾方為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耶以數年之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光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疏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令雲鳳為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

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豈暇更問天下事。执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論。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紲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汲黯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輩不同。秖當先正其心。先治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為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軀。古人忠

於國都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下哉故為諛言諂辭勸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兒童婦女之見喻喻姁姁之情失可為之時喪發有之譽非真愛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盛德偉業與古大臣等敬之至也不欲執事虗居此位以貽萬世之誚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脩怨報恩昵邪害正自以為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自以為善處人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可頌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名不稱焉無足

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以言之亦未審尊意何如若以為然非雲鳳之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為狂妄觝訕非雲鳳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天於國家必有意矣

寇萊公在宋當時號為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蔑視同列及兩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回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食蘆菔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

在司棐君前下拜難鵾驚恐疑感鳳起風雲長護老

龍鱗三公事業三槐傳淄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史

汝南強景明晟上三原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閣

中感傳朝議欲起端毅故景明以此規之端毅得詩

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

平府儒學訓導　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

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　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

其故對曰今日臣父諱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

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維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上親御翰墨為之裁定明年三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謂五刑者笞杖徒流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

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任贖刑以贖士大夫挂誤之公罪詳審精密誠不刋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大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脩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轘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

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刑除惡之體于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廢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沒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

遵用之觀此則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慎耳非準唐也方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焉此亦一端也

宋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来以爵祿畜盜賊此言雖過亦必有激而然歟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為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特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師楊長孺以其老榜為監當必易之嘗招撫其簿書子信将拂衣而去援以詩云六年两度弃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鵲只因無樹繞窮猿何暇擇林棲明知著脚當來悞兊欲抽身

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孺得

詩恨知之之晚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